



## 狄更斯 與 醫學社會改革

若筠

很少作家能像狄更斯這樣善於反應時代及環境。他筆下所創造的人物，皆能栩栩如生，恰如其份地表露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各階層人士的嘻笑怒罵；他更能將現實與創作和諧地融合於文學裏。狄更斯具有記者的獨特觀察力，加上他天賦的故事創作能力，使他成為近代英國傑出的小說家。儘管有人批評他的思想過於放蕩不羈，過份給人無情的諷刺，其實他這種作風，正迎合當時維多利亞時代一般人士的口味。

雖然在狄更斯眾多的作品中並未曾以醫學作為他小說的主題，但或多或少地穿插了一些醫生的故事。這些醫生的性格，因故事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但無可否認地，狄更斯在他大部份的作品中都喜歡將醫生描寫得離奇怪誕，行徑荒謬。就舉他筆下三位醫生為例：在「荒廢之屋」(Bleak

House) 的貝德加醫生 (Dr. Bayham Badger) 竟然對他妻子的前夫備極推崇；在「孤雛淚」(Oliver Twist) 的勞斯本醫生 (Dr. Losberne) 是一位既痴肥又有怪癖的王老五；而在「匹克威克故事」(Pickwick Papers) 的史藍馬醫生 (Dr. Slammer) 更不惜和精高先生 (Mr. Jingle) 決鬥搏取一位老富孀的垂青。

不過狄更斯也曾描寫過一位高尚和盡忠醫職的醫生。在「荒廢之屋」中的胡特葛醫生 (Dr. Woodcourt) 便是他筆下一位單純、謙虛、大方而且有理想及毅力的外科醫生。狄更斯破例地這樣描寫一位醫生，可以說與他平常對人性刻劃及對社會墮落諷刺的一貫作風成三個強烈的對比。從這裏看來，狄更斯是藉比來表示他對醫學界尚存有一份敬意。(誠然，狄更斯在一生中有三位醫學界的摯友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們是 Dr. Southwood, John Elliotson, 及 John Conolly。)

常言道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過



缺水時，供水處人聲鼎沸。

程，但狄更斯對疾病却抱著一種不輕易妥協的態度。他常常嘲笑庸醫的胡亂處方，却又得益於醫藥界的新發現。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1849年一月，當他的妻子姬蒂 (Kate) 抱病待產時，基於他素來對催眠術及順勢醫療論的信服，竟貿然地主張用哥羅仿 (Chloroform) 來替她麻醉。當時哥羅仿乃新發現的麻醉藥，毒性未明，很多醫生都勸阻他，但狄更斯却堅持己見，結果一切異常順利，順利得使這個孩子一直活到八十四歲。狄更斯對醫學的大胆信賴，由此可見。

在狄更斯的作品裏，當然疾病是將故事人物從故事中撤除的最好藉口，這樣不但可以增加故事的悲傷感，更重要的是要表現作者對於下層社會那種卑微早死現象的滿腔憤慨。他在這方面對社會的遺責認為更甚於腐敗的貴族政治。

天真的兒童受疾病的摧殘更觸發了狄更斯的無限感慨。當時，因為人們缺乏環境衛生常識，做家長的又漠不關心以致很多小孩對疾病的抵抗力特別低落。狄更斯對比有過生動的描寫，如「荒廢之屋」的祖 (Jo)，患上天花而死的可憐景象；又如渥利佛 (Oliver) 的摯友狄克 (Dick) 無意中聽到醫生的話，深信自己將死，而做了一連串惡夢等，寫盡了小孩對疾病的極端恐懼。

狄更斯具有悲天憫人的心懷，他喜愛小孩子，尤其是孤兒。1857年狄更斯曾在奧爾門大街 (Great Ormond Street) 的兒童醫院演說中大聲疾呼，指出無數貧病或失去父母的孤兒，正遇着一種非人生活，受着痛苦的折磨，被剝奪了他們應得的健康和快樂等，他希望能把人們從自滿的環境驚醒過來，正視這種貧病交迫的問題。果然，幾年後有了良好的反應，兩間專為兒童而設的醫院成立了。不過狄更斯認為單是食物及清潔仍未足以溫暖這些兒童的心靈，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愛心，沒有它，縱有更好的其他設備也是徒然。狄更斯是對

的，自此以後，整座醫院都充滿着醫生及護士的親切關懷，孩子們也就真正得到了他們失去已久的快樂。

當年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兒童死亡率之高使舉國為之驚慌。狄更斯對比亦早有深思遠慮，他的先知先覺漸漸引起千萬人民的共鳴。他認為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改善環境衛生一途。可惜他的見解並未能引起當時國會要員的注意，所以這項工作祇敷衍地實施了三十年 (1850~1880)，不過從那時候起，有些地方當局不得不開始建設。溝渠及下水道，另外也開始供應居民們足量的用水。

狄更斯對貧民窟討厭極了。1847年當他訪問美國時，在他們所謂的大都會——紐約，他故意深入那裏的貧民窟，發現這裏實在是罪惡及醜行之源。他又親身深入收容院，監獄，甚至綠燈戶，發現那種烏煙瘴氣的非人生活，感慨萬千。他這次訪問並不是為了好奇心，也不是在尋求小說題材，這實在是他對整個社會的深入研究。事實證明，當他返回英國後，便和葛蒂絲小姐 (Miss Angela Burdett Coutts) 就這次訪問的心得，從事一項引導倫敦娼妓從良的計劃；此外狄更斯又以他的經驗協助葛蒂絲建立及經營她為不幸婦女所設的收容院。由於他的努力，使得這所各為 Urania Cottage 的收容院享有二十多年的盛譽。

娼妓問題可以說是貧窮及混雜生活所致的社會病態；除此以外便是傳染病。霍亂為當時最猖獗的傳染病之一，狄更斯對霍亂曾經有過難忘的經驗：在1854年，他的女兒瑪莉便幾乎死於那次霍亂大流行中。當時症狀進行之快，迫使狄更斯來不及請醫備就親自醫療。幸而瑪莉康復了，不過這在狄更斯的心底裏留下了一個永誌難忘的印象，也更堅定了他推行公共衛生運動的決心。

狄更斯體會到雜亂無章的城市建設必得到自然的惡果；霍亂、傷寒及一切的傳染病都可因此而起。他利用

他的小說，或在其他刊物或在演說中不斷地發表他的見解，用詞婉轉，連一般唯物論者及庸俗的商人，亦為所動。

在他早期作品之中，「孤雛淚」便足以引伸他的意旨。在這本鉅著中，狄更斯以他個人的體驗，逼真地刻劃出貝蒙西貧民窟（Bermondsey Slum）的辛酸。在着手寫作之前，他曾親身深入倫敦最髒亂的地區調查，隨行者還有他的摯友史密斯醫生（Dr. Southwood Smith），因為他對這等地區的生活有深刻的認識，所以當狄更斯為文時便不時將史密斯的見解及詞藻，融入他的小說裏。無疑，這整部小說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行政的控訴書，其中最為人矚目的便是他對約谷島（Jacob's Island）這個鮮為人知的髒亂地區的描寫，繪聲繪影，令人觸目驚心。

當約谷島的髒亂被狄更斯揭發以後，於1848年倫敦馬上實施了一項公共衛生法令成立了都市環境衛生協會（Metropolitan Sanitary Association），狄更斯在當時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即使這部小說出版十二年後，狄更斯對環境衛生改善的熱衷仍未稍減；當年他替風靡一時的「孤雛淚」再版寫序言時就強調：“在國民的居住狀況及環境衛生還未改善之前，是無法奢談提高貧民的生活水準的。而我深信這項改革比其他一切社會改革更為重要。”

此外，狄更斯對當時倫敦市內墳場胡亂堆積屍體的作風亦嚴詞斥責。他認為這種臭氣薰天的墳場，不但污染了附近的環境，而且更是對人類尊嚴的一種侮辱。他非常同意當時另外一位作家獲加（G. A. Walker）的說法，認為這些紊亂的墳場，是傷寒、肺病、中風、麻疹、腥仁熱及天花的發源地，對國民的活力更是一種慢性的毒害。

1850年英國頒佈了都市殯儀法令（Metropolitan Interments Act），可惜當局因為太多無謂的顧慮而



失去雙親的孤兒，浪跡于酒店的慘狀。

執行不力以致激起了公憤，同時也觸怒了狄更斯。所以兩年後，狄更斯便以此作為主題，寫了「荒廢之屋」一書，他用生花妙筆，寫出當時墳場的髒亂景象，以代替純粹說教的方式，果然使人深深信服。

那時候英國的收容所一向虐待居於其間的貧民。狄更斯有見及此毅然參加了反對收容所「暴政」運動的行列。他以生動的文筆在「孤雛淚」及「益友」（Our Mutual Friend, 1865）兩書中揭露了收容所的罪行，更利用他當時的聲譽在都市環境衛生協會中發表了很多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意見。

直至1865年，狄更斯的呼籲終於得到了實際的反應。在1865～1866年出版的蘭薩特委員會年報（Lancet Commission's Report）可以說是這個運動的轉捩點，而該會的秘書長恩尼斯赫德博士（Dr. Ernest Hart）〔其後為大英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主編〕也不否認這項對收容所的報告書是受到了狄更斯小說的影響。當這年報發表後，一個名為倫敦收容所改進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ondon Workhouse Infirmaries）成立了。狄更斯及當時很多顯要人物如約翰史特勞米爾（John Stuart Mill）等都成為該會的會員

。該會透過這些有理智，有道德觀念人士的說服力，使國會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狄更斯可謂這羣人士中的佼佼者——以他至誠的腔調，喚起了無數的和聲。

1866年三月，該會召開第一次會議，一致通過了該會的宗旨是保護貧病之民能公平地獲得適當的醫護照顧，病房，藥品及食物治療。該會不遺餘力地倡導民意，說服國會及貧民立法機關；就因為它的努力，使得很多收容所重新組織，也使整個社會環境從昔日的頹廢中挽救過來。

從上述的例證中，可見狄更斯在當時的醫學社會改革運動中是擔任何等重要的角色，但可惜他這種貢獻很少為後人提及，就連有名的傳記評論家福爾斯特（Forster），威爾遜（Wilson）及艾加強生（Edgar Johnson）都沒有對他在這方面的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甚至當代的狄更斯學者們也忽視了他深藏在文學裏的醫學氣息。其實，祇要我們對狄更斯時代的醫學背景加以分析，便不難了解狄更斯對當時醫學社會改革的深遠影響了！

本文取材自：“Dickens and Medicosocial Reform” JAMA, April 5, 1971, Vol 216, No. 1. P. 111～116。